

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

五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五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閉竹葉中以為異因請于主人為宅兆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尤是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



嵒湖鑄雪齋
聊齋
薛公
陽武侯
陽武侯

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戍十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啾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當任此役。兄喜即配婢。戍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緣及數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戍自此勇健非常。奚丰采頗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卅爵至積啟間。襲戾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寄支代。凡世封家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膺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主男。應以嫡派賜爵。寄支諫之以爲

嵒湖鑄雪齋

非辭產官收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趙城需

趙城媼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需所噬媼悲痛幾不欲活號
啼而訴之宰曰需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媼愈號咷不能制之
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投虎媼伏不
去先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往之一隸名
李能醺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媼始公隸醒而悔之猶謂宰
之爲局姑以解媼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
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隸乃宰從之隸集獵人日夜伏山
谷畢得一需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

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噬。噓幣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幣項。幣貼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幣曰。某子爾噬之耶。幣領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姬止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尚不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幣又領之。乃釋縛令去。姬方怨宰之不殺幣以償子也。遲旦啓扉。則有死鹿。姬貸其向鹿_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姬從此致豐裕。奉養過于其子。心竊德幣。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入_去。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姬死。幣來吼于堂中。姬素所積綽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壘成。方幣驟奔來。賓客盡逝。幣直赴塚前。嚙

嵒湖鑄雪齋

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常祠于東郭至今猶存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以有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攬其首攔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豪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

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咲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謂已交。又而立。僧又咲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踏僧瑕。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名。遨遊南北。固有其對偶。迨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願一見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為戲。如是三言。衆相顧。這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咲與合掌。終一交手。尼便呵止。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慙和尚汝師也。若爾不允交手。足願拜

嵒湖鑄雪齋

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遂慰之。尼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頤頽問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駢五指下劑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盍浪迂客，幸勿罪。」李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峯為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岳傳溫州陳州同州同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于浙東。順治中，王來

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斬人也而憲無事請李超事始末因識
于後院亭書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尼者比皆僧也

小人

康熙間有街人携一楹楹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楹令出唱曲而
退至掖掖宰索楹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因詰之始自述
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街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
縮波遂搗之以為戲具宰怒杖殺街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思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遺意
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痺涎流不可

嵒湖鑄雪齋

制止取錢將嘗妻苦勸諫生咲曰快飲而死勝於饒渴而死多矣一錢既盡倒瓶再斛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斗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降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甦甦語之異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劫酒醉死往救而歸遇君家彼怜君子與之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法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之嗤之邱周強之乃煨醢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故因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

夜已盡其半。恐再一盞。則醅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與初濃。即毒藥甘之況醅乎。此亦可以博笑。

○○鴛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于楚。過六河。休于旅舍。乃步門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却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媚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構欄。余因久客。暫假休養。話間。媚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頻。眉目含情。儀容媚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可人趙。

嵒湖鑄雪齋

曰此媼次女小字頭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囑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緝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簪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盡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趙出聲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頭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夫媼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

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縫紵。義即至重。君傾囊博此一宵。惟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薦如君可託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已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惧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王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必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

嵒湖鑄雪齋

可自給。可獨驢子作賢令。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顧贍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度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捽女斷衿。家中婢媼皆集。妮子俱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

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
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異得賄贖至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
是俵散客旅囊資東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
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見何說僕
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肖已愛
而贖之詰其名自稱耳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
本師嘗言得我時曾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
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
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

嵒湖鑄雪齋

不務生產樂聞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
悉不之信會里有患狐者請孜孜覘之至則指狐隱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
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
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鵲頭
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夫先不二因囚置之生
一男棄之曲巷聞在有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
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
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

貲因大虧。損姬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姬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亦無可如何。適媼他出。鵲頭自牕中呼趙曰。柙檻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授奇禍。趙俱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鵲頭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面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車食。迭互煖抱。時常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